

書叢新文代現

生路

著 珠 珍 賽
譯 玢 王 · 雲 述



社 版 出 代 現

中国革命文学

主路

史·維·維
譯者：··

世界出版社





路 生

12W/T20/0006 3

社 版 出 代 現

著 作 人 賽 珍 珠

譯 者 述 雲 · 王 珩

發 行 人 現 代 出 版 社

上 海 馬 當 路 一 七 七 號

總 經 售 東 方 文 化 事 業 公 司

電 話 八 一 八 〇 四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八 月 初 版

· 不 准 翻 印 ·

古老的中國的景色是粗野而貧瘠的。幾世紀的風雨的剝蝕，羣山都變成了巖石的骨架，在冷酷的藍天下顯着沙黃的顏色。它們的影子，形成方塊及三角形，躺在陡坡上。郎納德·法威爾正駕着車駛過空谷中的破壞過的城市，那城市便是無聲的戲劇的焦點。

「那全不是真實的，」他想；「一切都死去了。」

但是從那一天起，從一年多以前的那天起，生和死對他已經是一樣的了。

他記得葛萊詩是怎樣走進他所誇耀的那間小而新的辦公室來的。那間房和主任醫生的辦公室之間只隔一間窄狹的廳堂，他的最初的恐懼就是害怕哈定斯醫生會聽到她……他記得當他看見她時，他所感到的強烈的憤怒，他甚至厭煩她的名字，好像葛萊詩也是

愚蠢的了。然而前一年的春天，現在想來好像是百十來年以前了，他覺得那個名字的光輝，歡愉的性質正合她的式——他真是個傻瓜。他以前從沒戀愛過——從來沒有，讓他仍舊說他從來沒有戀愛過吧。因為他對蘭妹所感到的祇是一種絕望的欽慕，不能叫做愛。蘭妹是屬於太吉的。他現在明白了，不管他對葛萊詩有過怎樣的感情，那決不是愛。當一個人愛上一個女人的時候，他無須一逕原諒她的過失的，可是當他自己和葛萊詩在一起或者甚至當他想到她的時候，他所常作的正是那個。他必須原諒她的尖銳的聲音，她的過黃的頭髮，並且強使他自己相信她的那種難以置信的嬌小玲瓏。

他，一個牛津大學教授的獨子，對於女人們，毫無所知。他的母親是一個最害羞的女人，而牛津的女學生們也祇不過是學生——一個人從不把嬖們當作女人看的。可是在那年春天裏，他的體內作起痛來，他帶着憎惡的心情回顧他自己的過去，他想，事情就是那麼簡單，雖然他曾企圖把它弄得複雜一些。

也就是因為他想把那事弄得複雜一些，所以當葛萊詩在那個晴朗溫和的六月的早

晨，走進他的辦公室，告訴他她有了小孩的時候，他才覺得無法忍受。他在驚慌與天真之中相信了她的話。他就沒想到那個孩子也許不是他的，他想着，酸辛地笑了。關於她，他知道得極少；實際上，他遇見她祇有短短的一個時間，他們是在一個酒館裏結識的。那時她正想使一個顯然吃酒過量的人送她回家。他幫她把那個人扶出酒館。不知道是怎麼一來，他就答應她今晚再見。「你的愛人不會反對麼？」他問。

「誰，亨利嗎？」葛萊詩笑了，好像那念頭是荒謬的。隨後她用一種挑鬥的尖聲補充說，「亨利·格林不是我的愛人。他不過是我的一個熟人而已。」

開頭就是那樣的。他又回想到辦公室那幕。那時他突然感到一種反感。他先前所認為對她的愛一絲也沒有了，而憎惡之感却湧上心頭。他默默地坐在那裏，瞪着放聲大哭的她。

「噢，我不能生孩子！」她號泣道，「我太小了。」她用她的纖細的手指量着她的

細腰。「你害了我了！」她做戲似地哭着，大而灰白的眼睛裏充滿了恐懼。

「住嘴，」他簡直不知道他說話的那種聲音就是他自己的。他站了起來，緊握着雙拳，俯視着她。「住嘴，住嘴，」他咕嚕着，直到她的號泣變成抽咽的時候。「今天晚上到這裏來，」他低聲說，「我自己來料理你。」

可是那天晚上，在那間靜寂的小手術室裏，當她剛用上迷藥時，有人轉動了門柄。他早就拉下了管制燈火的窗簾。這時他就靜立在那裏，等着那人走開。這扇門夜裏總是上鎖的，可是他仍舊從裏面上門。隨後他聽見鎖孔中的鑰匙響，他知道那是哈定斯醫生。祇有他和哈定斯醫生才有這間屋的鑰匙。

「郎納德，讓我進來，」他聽見哈定斯醫生說。他知道拒絕是無用的。如若不讓他進來，那個老頭不會走的。他走去把門打開。

「進來，」他厲聲說，「這是急症——我不願麻煩你。」

「皮爾小姐哪裏去了？」哈定斯醫生問道，用眼睛瞟瞟房間。皮爾小姐是看護。

「我找不到她。」

但不到一時，老頭就猜到事實的真象了。他低頭望望睡着的姑娘，她的小臉顯得又痛苦又蒼白。隨後他抓住了迷藥面罩。「你一定是瘋了，」他叫道，「完全瘋了！」

郎納德坐了下去，用雙手遮起臉。他撒不好謊——他從沒學過撒謊。老醫生在屋裏悄悄地踱了一時。於是他說，「她不久就會甦醒過來。郎尼（郎納德之暱稱）到我的辦公室來。」

他並沒有再望葛萊詩一眼，便跟着哈定斯醫生走進主任醫師的辦公室。老頭小心地關上房門。

「坐下，」他一面在大寫字台後的椅子上坐下，一面輕輕地說。「讓我們來想想看，你應該怎樣辦。」他把兩手合在一起，指尖對着指尖，「就你的心臟的情形來說，他們不會讓你從軍的。」

一陣辛酸又湧上郎納德的心頭。如果不是爲了心臟的關係，他想，他已經加入軍

隊，就不會碰見葛萊詩了。其實他的心臟的情形並不嚴重，但剛好使他無法在戰地上工作。他們對他說他在後方更有用處。他搖了搖頭。

現在他相信，他的失敗的自覺，從前曾削弱過他的能力；於是由於一霎那的出奇的理解力，他看出，這種失敗的自覺，不管是怎樣間接地的，造成了他的情緒上的不安並且使他陷入這個糾紛。隨後，他苦苦地反省目前他對於國家或任何的人，連他自己也在內，到底還有什麼價值？

哈定斯醫生站了起來，雙手放在背後的外衣角下方，眼睛瞅着管制燈火的窗幕。「那是很清楚的，」他說。「你不能留在這裏，那個姑娘——」他出了一副嫌惡的怪相。「那個姑娘會把你弄得身敗名裂的。」突然他轉過身來面對着這位年青人。「如果你將就下去，那你就更糟。她會任意擺佈你。而你也不是那種能以扯皮的人，並不是說這事於你不利。你會聽說過敲詐嗎？」這時老醫生的聲音變得粗厲了。「你的生活會弄得很悲慘的。就目前的情形來說，你的處境可不太好，不過，」他繼續說，話說得更輕柔了，

「我想我們可以想出辦法。」

郎納德瞪着他，想說些什麼，可是哈定斯醫生舉起他的手。

「我知道那個姑娘。我知道她的家庭。我知道他們會把像你這樣的人置於一種無可奈何的境地的。那就是說，若果你在此地呆下去，他們會強迫你和她結婚。」他又出了一副嫌惡的怪相。「所以你必须到別的什麼地方去。如果你走了，很可能的她會選到別的什麼人。但是如果你不走……」哈定斯同情地望着這位年青人。「郎納德，我會辦的。我答應你……你為什麼不到紅十字會裏去報名，到遠方去幹點什麼工作？使你能夠立刻擺脫這一切——比如說中國吧？」

郎納德沉默了許久，隨後他嘆聲地說，「可是我不能把一切的事情留給你，一走了之。我——」

「我會想辦法的，」哈定斯醫生說。「我會想出個辦法的。我希望你乘夜車到倫敦

去。你可以從那裏寫信回來通知你的父母。這年頭很多人這麼幹的。」哈定斯醫生伸出了他的手。「祝你順利，郎尼。」

他站起來，眼裏噙着眼淚，咕嚕了幾句道謝的話。兩週之後，他被紅十字會派到中國來了，但却不是作爲一名醫生。他不願意任何人知道他是醫生。他報名充當了一名卡車駕駛員……

這時他把他的舊卡車，吱吱啞啞地停在這個殘破的城市的大街上。他是到南方運藥的。醫院重缺藥，缺得很厲害。可是他却空着手回來了，於是他又一度感到了那種熟知的失敗的恐懼。

他有時覺得，他的生命中的主要的發條已經斷了。那是那天晚上，在哈定斯的辦公室裏，當他知道他的事業已經完結的時候斷的。

他心灰意懶地，東張西望地看着街道。是的，這個城市今天又被炸了。新的廢墟堵塞了街頭。如果日本鬼子的瞄準技術更好一些的話，他們就會炸中醫院。他咬着嘴唇。

這種情形使他更不好意思向太吉承認失敗，因為他曾發過誓說他不會失敗的。

他從沒看過這個中國城市的完整的面目。一年前，當他運送第一車藥品來到此地的時候，這城的四分之三已經成爲一堆堆的斷磚碎瓦了。從那時起，它遭遇了百來次的轟炸，黏土燒成的磚，一天天地消化在泥土中。現在深沉的寂靜籠罩着街道。人們和往常一樣，躲在土山的窖洞裏。

可是他已經習慣於這種寂靜，習慣於這種一霎時就空落了的街道。這便是帶有戲劇意味的風景中的一種戲劇性，就是在這個城市中，有時一連幾個鐘頭聽不見人聲，甚至聽不見狗叫。他爬下卡車。車門，像連在車身上的每件東西一樣，早就脫落了。他搖晃了一下身子，一陣黃色的灰塵，如同清冷的陽光中的輕煙，從他的衣裳上飛起。他從他的英格蘭的父親和愛爾蘭的母親那裏承受了黑的皮色。他的眼睛和他父親的眼睛一樣，是煙黃色的。可是塵土在他的皮膚上加了一層淡黃色，又使他的頭髮變成了淺褐色。他吐出了一口塵土，把帽子歪戴在右眼角上，使他自己憑添一點英武的氣慨，隨後就大踏

步走進一所孤立在廢墟中的房屋裏去了。

屋內一個嚴肅的中國青年坐在桌前，往一本簿子上登記名字。他用一支毛筆，把普通士兵的張、王、李、趙等姓名，端端正正地記了下來。

「哈囉，單，」郎納德說。

那位中國青年把毛筆放在硯台邊邊上。「法威爾先生！」他高興地說。他的一張清瘦的學生面孔閃耀着笑色，而他的一雙愉快的圓眼也在眼鏡後面發光。「你帶了麻醉劑來了！」

郎納德搖搖頭。「沒辦法，」他簡截地說。「太吉呢？」

他總是先問太吉。如果一年以前，有人對他說他會對一個印度外科醫生比對任何別的人都更親近一些，他會笑着不相信的。

「郝克沙醫生這時正在開刀哩，」單回答說。光彩從他的臉上消逝了。「他會失望

的，「他鄭重地說。「我們今天被炸了。醫院裏到處都是呻吟痛苦。現在——沒有希望了。」

「抱歉得很，」郎納德喃喃地說。他覺得他的無能簡直是罪惡。他穿過屋子，輕輕地打開一扇門，他知道他會看見什麼。空洞的屋子裏，太吉穿着一件破舊而乾淨的外科醫生的外衣，正站在一張臨時的手術桌前工作呢。他的額角上繫着一面返光鏡，把從對面窗子上透進的陽光，反射進一個緊閉雙眼，咬緊牙關躺着的中國青年兵士的割開了的肚皮裏。太吉的清秀的黑色臉龐冒着汗。他的瘦黑的手敏捷地動作着。蘭妹站在他身旁，一隻手端着一個盛着工具的托盤。她的視線接觸到了郎納德的，笑了，但她却沒有動。

即使她是注意到了他眼中的愛慕，她也不會作過一點表示。他常常懷疑她是不是知道他對她所感到溫情，那種溫情，他知道，和他先前對葛萊詩所感到的那種迷戀同樣地癡愚。可是她和葛萊詩完全相反。平滑的黑髮，秀長的黑眼睛，輪廓長得美極了的一張

面孔，聲音和體態的輕盈，溫靜，沉默——一個女人身上有這些美點，如何能叫人愛！不過他並沒有讓他的傻念頭逃出他的頭腦。她——從血，肉以至美——都是屬於他的好友太吉的。而且，她是個中國人。但是他瞅着她，她把太吉用過了的工具接過來，投入木炭鉢上燒開水的錫盒裏的每一動作，在他看來，都是美的。

「我回來了，太吉，」他終於低聲說。

太吉並沒抬頭。他用流利的地道的英語說，「我馬上就可以用麻醉劑了。」

「我沒弄到，」郎納德說。

太吉的臉顫抖了一下。他並沒有把工作的速度放鬆一秒鐘，可是他把嘴唇緊抿成一條線。

「要我走嗎？」郎納德問道。

「莫走，我就快完了，」太吉回答說，於是郎納德等着。

也生視着太吉。又經過了一時的敏捷的手術，太吉便開始移去吸血的紗布捲子，默

默地數了數，隨後就開始縫傷口。郎納德仍舊站在那裏看着。血，爛肉和痛苦變成了他徘徊在生死之間的那段似真非真的生活的一部，而他也竟能帶着客觀的鑒賞態度注視着這可欽佩的一對，一個不願大聲喊痛的中國士兵和一個手術精妙的印度外科醫生。

「你爲什麼到中國來呢？」他一次問太吉說。

「因爲這裏有這麼勇敢的人們，」太吉回答說。

「我的媽喲，」這時那個兵士聲氣微弱地喘吁吁地說。

「在我給你包紮傷口的時候，你一定能忍得住的，」太吉平靜地對他說。「你一向是很勇敢的，」他找補說。

那個兵士沒有回答。他繼續躺在那裏，大睜着痛苦的眼睛，瞅着天花板。

又過了一時，太吉轉身對蘭妹說，「現在可以把這個人抬走了，」他說。她走到門口，叫了一聲，於是兩個看護兵走了進來，抬起那當作担架用的桌面。她隨着他們走到門口。當她走過郎納德身邊時她微笑了。